

树大山河远

□ 刘醒龙



莫各伯绘

仅就生命力来说，这个世界上，走得最远的不是两条腿的人类，也不是四条腿的动物，更不是长着成百上千条的腿和索性一条腿也没有的爬行类昆虫，甚至都不是长着轻盈翅膀满天翱翔的飞鸟，而是狂风暴雨、山呼海啸也卷不走的那棵树。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相信，那棵树竟然已站立在风雨飘摇的世界3200年了！

3000年前，由西周都城丰镐西出200公里，抵达那时叫作西戎的平凉；2000年前，由大汉皇城长安西出200公里去住那时刚刚不再叫义渠的平凉；1000年前，由五代名城大安西出200公里来到名为大原实则野树萧条的平凉；在今天，由西安西出，还是200公里，追随雪中寒雁，到平凉那号称陇首地界的一处山坳，卢照邻诗里的马系千年树依然在那里！

一棵树生长得久了，便有些哲学意味。信或不信，人是树的命运，树也是人的命运。去平凉的路上，每隔一阵，就会有人提起那棵树，其间有见过那棵树的，更多是没有见过的。无论见没见过，只要提起那树，从没有一连说出三句整话的人。与此行同样要去的公刘故里、崆峒山、大云寺和泾川人遗址相比，人们提及那棵树的次数最多，所说的话却最少。也是，一棵树再古老，又有多少可说的呢？纵然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道完全相同的年轮，总不能将看得见的每一片叶，看不见的每一道年轮全都唠唠叨叨地说上一遍吧？

为了弥补语言的贫乏，我联想到别的树。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去西藏，在海拔5138米的查果拉哨所，放眼望去，不要说一棵树，就连紧贴地面的花草也难得一见。在

绿色苔藓也朝不保夕的地方，那种在两指宽的石头缝里开着蓝色花的骆驼刺，是整个哨所唯一与森林相似的风景。哨所里的一位士兵，因为生病从山上下来，到了日喀则，一下车就像抱着亲人一样，抱着医院院子里的一棵白杨放声大哭。治好了病，士兵又重新回到那座永远也不可能长出树来的哨所，将自己站成迎着冰雪霜雪的最坚强的白杨。

平凉所处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无人区是近邻，那位在查果拉主峰值守的士兵，是否知道，邻居家有如此大的一棵树并非关键，重要的是人在哪里，就有沃土在哪里。

没有叶子，也没有年轮，只有在大地上无限深扎的根须。这样的树，冰雪冻断弓弦，也冻不断一根枝条，台风吹折旗杆，也吹不掉一片叶子。由平凉漫卷开来的黄土高原，由查果拉舒展出去的青藏高原，有太多长不出树木的山野沟壑和坡滩。那种被烈日暴晒，被海水浸泡的岛礁，同样是一切绿色植物的天敌。在没有见到平凉那棵树之前，人心就是那棵树。而在没有树的地方，人就是树，树即是人。

那一年，我先后登上南海中大大小小十几个岛，其中的赵述岛，从前礁盘暗礁，偶有露出水面的地方也盐霜如雪，寸草不生。上岛之际，已是郁郁葱葱，最大的树有碗口粗细。等到自己拿起铁锹，捧起树苗，将一株椰子树小心翼翼地栽下去，才会感到小苗长成大树的意义。那些培在幼小树苗上的熟土，每一粒都是由海轮从千里之外的大陆运载而来，珍贵到哪怕被海风吹起些许灰尘，也会像丢失黄金那样令人惋惜心疼。那些浇在干枯树根上的清甜碧水，每一滴都来自千里之外的江河。那经由大海一船船航行而来

的淡水，哪怕同样由自来水龙头里喷涌而出，也珍稀得使人不敢捧上一捧冲洗满脸汗渍。对于树，这些水与土，既是乳养，也是血脉。对于远方的大陆，这些生长在天涯海角的小树和大树，既是城堡，也是要塞。种在岛礁上的小小椰子树自然成了我的牵挂，春花开会时想，秋叶红时会想。在一切牵挂面前，种下才3小时的树，与历经3200年时光、古老得已经不好意思再提栽树二字的树，其意义了无区别。

毫无疑问，天下之树都生长在原野的空白处。平凉这地名，命中注定为那棵3200年的大树腾出了偌大空间。壮游不可无诗，登山总得见树。平凉那棵树，仅次于天下第一的轩辕庙内轩辕黄帝亲手所植轩辕柏，又仅仅次于天下第二的浮来山定林寺内那棵银杏树。在5000年的轩辕柏和4000年的定林银杏面前，3200年的平凉国槐，虽然贵为天下第三大树，却能与周遭的山林结结实实地合为一幅原野宏图。

还有一种树，专门生长在记忆的空旷处，一不小心，就雷鸣电闪、狂风暴雨般冒出来。上世纪70年代初，高中刚毕业，我就成了岩河岭水库工地上唯一的施工员兼技术员。那时候的乡村，农业上的事全靠人力，库容才十几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工地，拥进来1万多青壮年农民，吃的喝的不说，仅仅将各种食物煮熟食所耗费的柴火就很难解决。在吃这第一件大事面前，任谁都只能睁只眼，闭只眼，看着众多刀斧将附近的山头砍伐精光。水库建成之日，也即四周山野寸草不生之时。40年后，寻访故地，双脚踏上水库大坝之际，一阵震撼突如其来！一方面，当初大家认为，水库四周植被100年也恢复不了，才40年就重新长出比当年更茂密的森林。另一方面是，坝顶东边的小山上，长着两棵比其它树粗壮许多的硕大松树。望见两棵大松的那一瞬，眼睛忽然迷蒙了，我没有半点犹豫就回想起来，这两棵松树正是当年那些早已作了薪柴的森林中的幸存者。之所以没有变成灶膛里的火焰，与两棵大树当年尚且弱小无关，而是在小树的半腰上挂着一只只硕大的高音喇叭，一只向着山上，一只朝向山下，从早到晚，用最大音量发出指令，引领工程建设。当初轻轻一碰，小树就会飘摇欲断。40年后，即便是一头牛撞上去，也撼不动树梢上最小的松针。那样子，接下来几百年，几千年，都会生长得很惬意。

几百年，在树的世界里，也就是花开花落，叶红叶碧那样的小小时光。几千年，可以让江河清，渭水浊，辗转腾挪逆袭成泾河浊，渭水清。几百年，几千年，可以让一大片森林毁灭成一棵树，也可以让一棵树长成一大大片森林。曾经行走在无比瑰丽的塞罕坝林海中，何止是一棵树，随时随地见到的一根草，一朵花，甚至一滴露，都能现身说法作证明。不必要去较劲有没有轮回，也不必看重所谓的重生，时光确实会在某个时间段里赋予某个事物以特别的境遇。这塞罕坝，

几百年前，本来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林海。同样也是几百年前，旧王朝无休无止的砍伐，将昔日林海变成了北方沙尘暴的主要源头。沙暴再狂野，真理之树也不改其常绿。60年前，苦苦追寻绿色真理的塞罕坝人，在枯黄沙漠中发现了一棵活了几百年的落叶松。朴实的塞罕坝人，捡拾起被一些人弃之不用的常识，在能够生长落叶松的地方，种下第2棵、第3棵、第4棵，然后是第2000棵、第2万棵，甚至是第2000万棵和第2亿棵落叶松，直到让那片人称死亡之海的北方沙漠，变为水草丰美、林木茂密的旅游胜地。这由天下最孤独的一棵松树生长而成的奇迹，若不是怀有真理，怎能在沙漠中独自站立几百年？平凉城外的那棵树，一站就是3200年，反而越来越不像真理，更像是一个游走在乡野之中的说唱艺人。这样的艺人，在喜马拉雅山唱《格萨尔》，在阿尔泰山唱《江格尔》，在神农架唱的是《黑暗传》。

在平凉城东锦屏镇的一处山坳，一切都是那样平凡，除了那棵树，万物都不曾有了点儿异样，下了车，走上百十步，首先看到的树梢，正在生长着嫩芽。走近了些，又能见到大大小小繁复如蛛网的树枝，正由冰天雪地染成的深褐色，逐渐过渡到花香四野时浅浅淡淡的灰黛。走得再近时，那粗壮的树干像是一堵老旧的城墙，找不着那扇门就无法人得其内，只好低头环顾，看看如何绕过去。绕着那棵树走了一圈，又走一圈，然后再走一圈。一圈圈走下来，再看那棵树，这才有些明白，为何偏偏这叫国槐的大树，能够一口气生长3200年，至今还是如此生机勃勃。三山五岳之上，五湖四海之内，除了国槐，再无冠名以国来称其它树种的，即便是无数文人笔下的常客——松柳梅，也难担当如此桂冠。

黄山的怪石云海与十大名松很般配；华山的奇峰幽谷正好用侵天松松来点睛；九华山中的凤凰松，恰似九华山般仙风道骨；荆州城内的章台古梅，不是楚国遗物，如何符合楚灵王的传说？

山是一种生命，水是一种生命。山水的生命是生机盎然的万物赐予的，包括人，包括畜，包括花卉和蒿草，苔藓与地衣。平凉地界上的这棵名为国槐的大树，用苍穹之根吸收过《三坟》《五典》的智慧，用坚硬身躯容纳下《八索》《九丘》的文脉，用婀娜枝叶感受了《诗经》《乐府》的深邃与高潮。接下来，这3200年后的今天，每一个来过又离开的人，都让这棵国槐的大树走得更远。还有长空中的风云，还有天际里的鸿雁，甚至还有当今世界无所不能的互联网，都使这棵树朝向更悠远的未来。而最能与大树一同到达远方的，有岩河岭水库坝顶那两棵于偶然中体现必然的小树，有塞罕坝荒原上孤单活到能使独木成林的老树，有南海深处岛礁上仰赖千里之外的淡水与熟土才能存活的新树，更有查果拉哨所旁那没有树的“树”！

（作者系湖北文联主席，著名作家）

我与新中国征文④

吴少东

与南海在一个平面

赵述岛环岛路内外一个大陆人的诸多习惯正在改变。没有仰望也没有俯视，我只想远眺

此刻，我与赵述岛在一个平面上与擦着礁盘一次次推涌的波浪在一个平面上。与拂过羊角树和草海桐的海风在一个平面上。与遍布珊瑚和贝类的白沙滩在一个平面上。在浪花碎雪的瞬间，我感到我是有温度的一滴水与南海在一个平面，波动

我远眺，认出了我们的来路从永兴岛赴赵述岛的途中在掠过浪尖的冲锋舟上在兴奋的尖叫声中我睁大双眼，将目光投向远方我辨识海水的各种蓝——碧蓝、蔚蓝、湛蓝、品蓝闪现汉字的雨林，无法说出这南海的蓝！我与南海的蓝，在一个平面上！



《西沙组画·祖国万岁》梁峰绘

我望见了蓝的庞大的晶体，七连岛像一支超级航母编队游弋在激我一哭的蓝色中我知道我此刻的站位

在共和国领海的基点上海风正从十二海里外吹来，我与南海的蓝，在一个平面上……

◎金台茶亭

快乐人生

□ 朱昌勤



朱子恺绘

乐以忘忧，乐知天命。快乐是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是一种人生态度、人生品位和人生境界。追求快乐，是人的权利、本能和祈愿。

快乐因人而异，但在我看来，人生有四大快乐是人之与共、人之当求的。这便是：耕读之乐、奉献之乐、交往之乐和健身之乐。

人生最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就是耕读。“汗滴禾下土”“借光苦读书”，就是最真切的耕读写照。一切获得感和快乐感都是从辛苦中来。没有“汗滴禾下土”，哪来“盘中餐”？劳动与获得伴随终生，不管年轻年老，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奋斗。少壮努力，老有所为，坚持耕读的人生，才是真正快乐的人生。

乐于奉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面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可以“全力以赴”，可以“先公后私”，可以“慷慨解囊”。以舍己为荣，以付出为快，以助人为乐。这是何等的高尚和博大。现在是倡导奉献的时代，我们都应是雷锋精神的传人。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是奉献精神的座标。以奉献为荣，以奉献为快，以奉献为乐的人，才见思想高度。

快乐人生，在于自我，又不在自我。人是社会人，“我”并非孤立存在，自我必须在“大我”之中。我们应当广交、多交，还必须善交、慎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往结交，当有选择。什么人可为其友？有情有义者友之，守诚信者友之，善心善意者友之，志同道合者友之。

至于健身之乐，就不用多说。生命在于运动，生命需要娱乐，作家严文井说：“玩也是学习。”玩中也会长知识，弈棋书画，吹拉弹唱，中流击水，远走高坡，都是好玩法。我自幼好玩好耍，如今年逾八十，还歇息不下。妻因之讥笑我是“老玩童”。我笑答：“老玩童”比“老顽童”好。老而玩，乐也，老而顽，烦也。

人世间，为人、为时、为事，要乐在其中、乐得其所。乐要有度。过度了，出格了，就不乐了。劝君不要乐不可支、乐而忘返。乐要乐出正能量，乐要乐出生命力。

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4篇作品。刘醒龙《树大山河远》从一棵3200岁的老树谈起，在历史与现实的行走中揭示出人与树命运的同构性。见证几千年历史的古槐、水库坝顶长在记忆深处的松树、塞罕坝独木成林的老树、海岛深处与世隔绝的小树，还有查果拉哨所那不是树的“树”，这些祖国大江南北的树木勾勒出壮阔山河的轮廓。吴少东《与南海在一个平面》在南海的波涛中，作者与南海的蓝融为一体。李青松《老号扒鸡》讲述鲜酥金黄的德州扒鸡之历史渊源和制作工序，一锅百年老汤奠定了扒鸡的传承基础，而老号扒鸡300年间的传统坚守，更弥足珍贵。朱昌勤《快乐人生》在八十载流金岁月中采撷生命之乐，耕读、奉献、交往和健身是作者眼中的人生“四乐”。——编者

我是先知晓扒鸡，后知道德州的。作为传统美食，德州的老号扒鸡可用16个字来描述：色泽金黄，香味诱人，口感醇厚，鲜嫩酥软。如果倒提扒鸡，轻轻一抖，瞬间，骨肉就分离了。

德州有三宝：“扒鸡、西瓜、金丝枣”。德州人说，本地扒鸡是“华夏第一鸡”，但没说本地的西瓜是“华夏第一瓜”，也没说本地金丝枣是“华夏第一枣”。看来，德州人对自己的扒鸡还是有充分的自信和底气的。

扒鸡的“扒”——何意？在德州，我曾请教了几个朋友，他们的解释各有不同。其一，用工具使东西散开的意思；其二，大火煮小火焖，使食物烂的方法；其三，使肉与骨分离，也就是脱骨之意。

其实，扒鸡之由来，完全是一个意外。在德州流传着一个被讲烂了的故事。清康熙年间，德州西门外大街，有一家烧鸡铺，掌柜叫贾建才。某日，贾建才正在做烧鸡，忽听外面有人喊他，他放下手里的活儿，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一边叮嘱锅灶边的伙计说灶里的火不可过烈，要用文火压住，之后就急急匆匆出去了。哪知，正值深秋时节，天气寒凉，火烤胸回暖，伙计竟睡着了。贾掌柜回来时，伙计还在昏睡。他掀开锅一看，大叫一声，哎呀！鸡煮过头了。无奈，他硬着头皮把这锅鸡捞出来，用荷叶包着，一个一个装到柳条筐里，担到运河码头上卖。

不料，这批烧鸡大受南来北往客人们的青睐。正在码头上闲逛的马秀才，品尝后也说此鸡味道好。文人嘛，光说一个好字是不够的，于是，马秀才摇头晃脑赋诗一首：

热中一抖骨肉分，异香扑鼻竟袭人。惹得老夫伸五指，入口齿馨长留津。

吟罢，又顺口说了一句：“嗯，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毕竟，贾建才是个有心人，他从此就把自己的煮过头的鸡唤作扒鸡了。

然而，真正让扒鸡闻名天下的，是另一个人——清朝的康熙皇帝。

史料记载，1702年，康熙南巡时，来到德州顺便看望自己的老师田雯。田雯是德州人，清代文学家，自号山姜子，做过江苏巡抚、贵州巡抚、户部侍郎等高官。后因病辞官回家，著书立说。

学生远道来访，总要招待一下嘛，何况这个学生不是一般人。于是，田雯就派家人去街上买来刚出锅的热扒鸡。他说：“这是我们德州的特产，请皇上品尝。”荷叶打开，香味扑鼻，入口一尝，满口留香。康熙皇帝真是饿了，一只扒鸡一会儿就没影了。临了，皇帝还舔

◎食话

老号扒鸡

□ 李青松



了舔手指，大饱口福之后随口赞道：“真乃神州一奇也”。后来，“神州一奇”就成了德州扒鸡的一句广告词。一夜之间，扒鸡的身价发生了根本变化——扒鸡成了贡鸡。

首先，老字号制作扒鸡一般有七道工序。一曰宰鸡——宰的鸡一般是鸡婆鸡，也就是老母鸡。下刀要准，一刀毙命。接着，于开水中烫，歇歇歇！拔毛（鸡毛也不扔掉，用之做鸡毛掸子），水冲之，即成干净的裸鸡。二曰刨膛——选准部位，用剪子开口破膛，取出内脏和鸡嗉子，拉出食管和气管，内外清理干净。三曰造型——将裸鸡在冷水中浸泡，控干整形，鸡呈卧状，口衔双翅，双腿盘起，双爪交叉塞入腹腔。四曰油炸——将蜂蜜均匀涂在鸡的表面，用素油（植物油）烹炸。直到色泽金黄，黄中透红发亮，捞出沥油。五曰煮焖——将炸好的鸡在煮锅内层层摆好，放上香料袋，用铁篋子压实，防止鸡在汤内浮动。老汤入味，清汤续水。先武后文，旺火煮，细火焖。小鸡3小时，鸡婆鸡7小时即可煮好。六曰起锅——鸡煮好后，先取下铁篋子，一只用手铁钩钩住鸡脖子，另一只手拿箬篱，借助汤汁的浮力顺势起锅，使鸡不散不破，保持完整。七曰包装——包装为两层：内用荷叶包装，麻绳捆扎；外用蒲草包装，透气不油。如此这般的七道工序，也被称为“古法七绝”。

据说，扒鸡的秘密全在那一锅老汤里：汤里有十六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